

# 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三匣剑》研究

丁淑梅

**[摘要]**《三匣剑铁球山》是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 64 册中抄本独特、本事稀见的一种。此剧以武孝廉与车二姑的姻缘故事为主线,点缀剑侠行踪与清官断狱,通过角色突转、关目措置、道具复现等手法,形成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叙事趣味,呈现出浓郁的川戏风味和地方民俗色彩。考察这一早期川剧的稀见剧目,也同时是清末牵连教案而遭到地方政府禁毁的禁戏,对于了解清末地方戏创演活动及四川社会风俗民情具有极高的价值。

**[关键词]** 双红堂;四川唱本;清末;《三匣剑》

**[作者简介]** 丁淑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4)07- 0086 -07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在其双红堂文库<sup>①</sup>之戏曲 188 目中,专门收录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戏曲本 64 册,除 9 册录俗曲唱本外,有 55 册收录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折子戏曲本 64 种,其中残本 9 种,同题异本 3 种,重本 2 种。这批剧目经黄仕忠先生编辑目录,但尚未引起研究者关注<sup>②</sup>。这些曲本包括《斌书剑》《收劳虫》《斩单童》《度牡丹》《鱼鳞剑》《碧玉簪》《狐凤配》《华容挡曹》《锦江楼》等,内容涉及三国历史剧、隋唐故事剧、水浒故事剧、佛道度脱剧、聊斋鬼戏、侠义公案剧、才子佳人剧等;其中《三匣剑铁球山》一种,将才子佳人与武打、剑侠、公案诸情节线索相糅合,与通俗小说《争春园》(又称《剑侠奇中奇全传》)以剑侠穿起才子佳人故事的框架不同,在十七场故事中,通过复沓、跌宕、悬置、巧合与误

会等多种手法措置关目,以武孝廉与车二姑的姻缘故事为主线,点缀剑侠行踪与清官断狱,叙写重心有别,角色颇具个性,曲词对白诙谐风趣,呈现出独特的川地故事趣味和浓郁的地方民俗色彩。考察这一早期川剧的稀见剧目<sup>③</sup>,也同时是清末牵连教案而遭到地方政府禁毁的一种禁戏,对于了解清末地方戏创演活动及四川社会风俗民情具有极高的价值。

## 一、版刻形态与故事源流

《三匣剑》一剧,封面右侧竖排刊刻“咸丰九年(1859)四十九册”字样,上横书“三匣剑”小字,正中书黑体大字“铁球山”,左下角书“邛州刊”小字。卷末有牌记“长盛堂刊”字样。从封面刊记看,此剧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研究”(10BZW075)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戏曲禁毁与管理研究”(10JJDZONGHE012)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双红堂文库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收藏之孤本和稀见戏曲小说,原为日本法政大学长泽规矩也先生旧藏之中国明清戏曲小说,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书斋之称名,缘于长泽先生大正十四年购得宣德十年刊《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及觅购崇祯本《娇红记》。东大双红堂文库虽已无“双红”之所在,但文库存明清戏曲小说文献丰富,许多为世罕见。其戏曲 188、189、190 子目中,收录近千种清末民初木刻、石印、排印之唱本,归入集部南北曲杂曲类,除北京唱本外,唯有 188 目所收为四川唱本 64 册。

<sup>②</sup>《川剧剧目辞典》未收,目前国内未见藏本。惟《俗文学丛刊》第 92 册于昆曲之朝代不明故事中收入戴思望本两种,其中一种可能为残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版)。

刊刻于清末,“四十九册”,说明此剧与其他曲本合集刊印,应该是一部大型的川剧剧本选集,惜其他本子情况不详。刊刻的地点——邛州。看来在清末戏曲编演活动繁盛,双红堂藏64册四川唱本中,有15种是刊刻于邛州的,数量不少;刊刻堂号亦多,其中双发堂5种、万顺堂4种、三元堂2种、兴发堂1种、敦化堂1种、堂号不详1种,此本为长盛堂所刊之1种。据《四川省志·出版志》,民国时期邛崃冉场有《三匣剑铁球山》一册<sup>①</sup>,成都坊刻本《三匣剑铁球山》一册<sup>[2](P623)</sup>,未见藏本。另据《四川坊刻曲本考略》,民国年间绵竹文运堂有刻本《三霞剑》,藏四川省图书馆<sup>[3](P184)</sup>,因迁馆未见藏本。《川剧剧目辞典》<sup>[4]</sup>失收此剧目。查《俗文学丛刊》第101—108册川戏类未收此剧,第92册昆曲类有两种朝代不明故事《三侠剑》抄本,作者为戴思望:一种是清传奇《三侠剑(马俊脚本)》两页,内页书“三侠剑三本 马俊”,仅叙马俊与郝鸾会面事,应是残本;另一种为《三侠剑》二本<sup>[5](P33-85)</sup>。

此戏曲本正文为手抄字体,每页十列,每场题目竖排黑体大字,占页幅之半,角色、科介、曲牌用小字(间或斜体)标出,从字迹看,应为数人穿插抄印,1-4、5-12、13-16、17-41、42-70、71-86页字迹的书写方式、笔画粗细、笔势方向略有差异。字迹刊落不多,整体刊版形态较为整饬,但出现不少错字、别字和异体字、自造字。如第一场吕学言“日后若得衣冠(一官)半职,也不枉我二老抚养一场”,“叔父把儿来训淘(熏陶)”,二姑唱“观春风吹柳枝如全(同)戏耍(耍),见燕儿占(站)梁上闹闹喳喳,移金莲观见了琴(琴)棋书西(画),挂的是丑(丑)女图伍娘剪发”;第二场武志云“我去心已定,休得扯衣当(挡)儿耍手”,清官详验一场旦唱“女儿家羞达々(答答)怎敢向前,上堂来奴只得双夕(膝)跪见,叩贺了大老爷转去不年(言)”;冯氏剪花一场有丑唱“老鸡婆把我的良(银)河气断,好叫我这一阵心内不安”。还有如一刑房武(仵)作、亲身遇(寓)目、全(权)且、筋禾(酥)骨软、真(贞)节、逃(逃)、孤(辜)负、今来(乃)是、梁詹(檐)、打郊(搅)、柴非(扉)、垂(捶)胸襟(顿)足、衙玉(役)自候(祗侯)等等。这可能是由于抄工识字能力有限、知识水平不高造成的。曲本中掺入的大量方言俗语,熟语典故,如耍手、恻忍、招承、莫有、上阚、雄相、须然、疑乎、叙话、弯转、坐到、枉骗、走烂、搭尸场、挖凹凹、用目一眇、打囍熬夜、头水姻缘、走人

户、美娇娇、有才有量等,显示了抄本故事摄入蜀地方言带来的语面趣味和地域情采。全剧除上下场诗、坐场诗外,主要以大段大段的科白戏串场,角色表演情态和动作颇多,除用“介”标识表演动作外,还有如过场、吹打、口传、坐轿、下马、动屋梁、咳、吼、叹、转、睡、打等特定的动作提示。而点缀唱段多无曲牌,有吹唱、坐唱、叹唱、擂鼓上唱、捡炭唱、一唱、二唱等唱作连理表演,零星可见有曲牌的唱段,只有回衙细审一场有旦唱【驻马听】、花园散闷一场有丑唱【扑灯蛾】两支曲子。这种种面貌,显示了此剧中的抒情性曲唱已退居次位,作为一本不重唱功而重白口做工的戏,对话、叙事以及动作表演主宰了故事的趣味。

此剧分引子、花园散闷、冯氏剪花、过车家庄、凤仪祝寿、伍志杀奸、清官详验、回衙细审、大审二姑、吕举进监、郝鸾伐木、马俊下山、马俊要剑、冯氏偷情、捉拿伍志、知府判断、吕举出监、配合团圆十八场,但冯氏偷情一场有题目而实无内容,情节展开是马俊向伍志要剑不得、而至官府与雷正堂对话的后半场,所以实际上是十七场。此剧从武孝廉吕三官校场操演途中邂逅车二姑,一见倾心,两下生情叙起。接着以冯氏偷觑的旁叙,转入伍志杀人一线:无赖子听母亲说道此事,冒三官之名来会二姑未果,二次带剑再闯车家,误杀大姑与丈夫辉安,将两颗人头去害仇家打饼郎七。继以人头为设伏,叙及捡炭赵大被郎七诱埋坑下的另一凶案。故事的后半部分,以问剑寻剑为转关,将公案与侠义故事合围:开封府正堂雷上京审狱收剑,提审二姑,招出三官为凶犯。伍志梦话杀人,被玉蝴蝶马俊听闻,因郝鸾伐木问剑,下山寻剑的马俊直奔县衙取剑,并供出真凶伍志。经赵正寻侄、三官对质,二姑辨凶,审出武志罪行,解开赵大疑案。最后宝剑取回,二姑断配孝廉,三官及第,回家祭祖。

考此剧情节与故事源流,有两种小说与两种戏文与之相关。两种小说是《剑侠奇中奇全传》、《大汉三和明珠宝剑全传》;两种戏文是《俗文学丛刊》第92册昆曲类所收戴思望《三侠剑》二抄本。开清代侠义小说之先声的《剑侠奇中奇全传》,又名《争春园》《奇中奇》《三侠记新编》《剑侠佩凤缘全传》。全书四十八回,不提撰人,或谓卷首序者寄生(即《五美缘》作者)为该书作者。前署《绣像争春园》,有镌刻年代及梓行书坊名。此书最早刊本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文德堂本,后有多种刊本传

<sup>①</sup>据《四川坊刻曲本考略》载《四川坊刻曲本书坊名录》,成都冉场(地址不详)民国年间刻印过《三匣剑铁球山》,应即此种邛州刻本(刘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世<sup>①</sup>,可见其流行之盛。小说叙述汉平帝时以郝鸾为首的鲍刚、马俊等侠客与以米中立为首的奸党进行斗争、除奸报国的故事。世宦之子郝鸾得道士司马傲所赠三口宝剑,并寻访二英雄。后因救凤竹、孙佩,与宰相米中立结怨,得义士鲍刚相助,遇义侠“玉螭蝶”马俊,结拜赠剑。马俊杀奸救友,至铁球山与众人聚义,并率兵勘平米中立篡位叛乱、班师回朝。小说以侠义情节为主干,塑造了马俊作为千古第一侠客的形象,并揉进才子佳人的轻艳故事,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六回,以居二姑冶容惹祸、武大汉妒奸行凶、狠上狠杀人灭口、误中误认假为真、三进开封索宝剑、两案人命审真情为回目,叙述了伍志母亲毛氏与居奉玉二女儿二姑搭讪,见二姑与南门外李员外儿子花马三官一笑失态,传语提亲不成、怀恨在心的武志,因而酿成起意冒闯,带剑威吓,强奸杀人的命案。正是这一段轻艳插曲与公案故事,成为后来四川唱本着力改编的故事蓝本,只是唱本摒弃了小说这一段风月故事刻意渲染的猎艳风骚、多了几分轻俏谐趣,叙事取向和趣味已迥然有别。另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经纶堂刊本、佚名所撰“绣像第十才子书”《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六卷四十二回,袭用此故事框架而成,所不同的是,故事背景移至汉武帝时代,故事结尾众侠客均结佳缘<sup>⑥</sup>。

而《俗文学丛刊》昆剧类列此剧两种为朝代不明故事,可见其故事在不同剧种中移植流播的痕迹。第一种为《三侠剑(马俊脚本抄本)》,仅一页半,用“马俊道”,略叙郝鸾奉命去浙江寻奇人,马俊于舟中见郝鸾不凡,打听后知其为洛阳小孟尝,英雄相惜,决定翌晚会面事。这个残本结尾有一些字迹,如“铁球山 焦灼、王常、张奎、两天王”等字比较模糊,难以辨认清楚,不知后面是否还有续文。第二种《三侠剑》二本,头本有称庆、赠剑、踏青、豪劫、焚救、闹园五场,二本有结盟、审问、遇师、计迫、路劫、空救六场<sup>[5](P33-85)</sup>。两本戏都以书生孙佩与开封凤家小姐栖霞的姻缘磋磨为引线,演述了两路英豪邂逅结盟、仗义行侠、惩治强抢民妻的恶霸的故事。一路英豪是善轻功、劫富济贫的司马傲之徒马俊,在嘉兴劫富济贫,惩治了伪造借据、强夺孙佩妻子凤栖霞的马自英,烧毁了马府。另一路英豪是名门之后郝鸾得司马傲赠剑三把,并嘱往河

南寻英雄转赠;郝鸾与鲍刚一同在河南争春园观赏把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下了被宰相之子朱斌彝强抢的凤栖霞;而朱家仆石敢当率众劫抢,郝鲍二人怒取朱府三十六条人命,在逃往松林途中遇司马傲,救凤栖霞于湖广道上。凤竹送女儿投亲,被朱斌彝扮成强盗再次强夺,鲍刚前来赶走恶人,却与匿于佛龕中的凤栖霞错过。故事收束于司马傲命铁球山头目樊冲捎信凤竹,言孙佩凤栖霞此劫会化险为夷,邀凤竹回山寨等待消息,而这并不是侠义故事最终的结局。

与这些作为故事前史呈现的“侠客上山”的情节不同的是,双红堂藏《三匣剑》以吕学三官与居二姑邂逅生情引出两桩人头案中案,而以寻剑为故事线索,延展出“马俊下山”的故事后史。截取的故事段落不同,不仅在故事的“转向”,亦呈现出题目的大异其趣。如果说,侠客上山是因为行侠除恶、触犯权豪而难以容身,侠义行为与龌龊官府形成了势难两立的对峙,那么,“马俊下山”则主要不是为了直接行侠,而是暗中帮助清官解开迷案,义侠之举与公衙断案反而达成了同道合力。倒叙争春园故事的铺垫,显然并不是为了弥补马俊下山的动机,而是为了交代雷正堂何以如此相信一个不速“刺客”,又何以依赖江湖的力量方能斩恶除奸。对照之下,双红堂藏《三匣剑》显然更具故事的完整性和机局转关,那么,此剧是如何完成颇具意味的故事“转向”的呢?

## 二、关目措置与叙事趣味

《三匣剑》一剧以车二姑与吕三官的姻缘故事为主线,以雷上京审案、马俊寻剑为两条复线,通过角色行当的突转与递换、关目排场的跌宕与悬置、道具的复沓与综合等措置手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叙事趣味。

首先,剧本在依循传统戏曲生旦净丑行当体制的同时,又打破了行当框架,不只由演员扮演角色来阐释人物,而是让其中的一些人物在不同场合亮明身份、转换声口上场,从而形成了人物动作线的突转和角色系列的递换。就剧中的角色行当系列而言,旦角有小旦(二姑、大姑及土地婆魂)、老旦(婶娘、车夫人)丑旦(冯氏、薛婆);生角有小

<sup>①</sup>如道光元年(1821)三元堂本、道光五年(1825)、道光八年(1828)刊本、道光十八年(1838)四照堂本、道光十九年(1839)长兴堂刊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本、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也轩本、同治二年(1863)集经堂本、光绪十五年(1889)重刻本等。由胡云富点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争春园》,即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道光五年刊本为底本,参以光绪十五年(1889)重刻道光丙午年(1846)刻本点校而成。

生(吕学)、老生(叔父、车凤仪);丑角有武志、王和尚、金辉安及土地爷魂、捡炭赵大、打饼郎七、王乡约、官差一二等;净角有郝鸾、四大王豹刚、孙配、常让、马俊等。除此之外,还有直接以身份或人名出场的人物如官正堂雷上京、二院公、众邻、赵正等。在主角吕学出场的不同关目中,一直以小生出场的吕学,有两次身份突转。一次是在《大审二姑》一场,当差役来提捕,吕学上场,先是以“吕介”骂差役胆大妄为、拿错案犯,又以“吕唱”声称:“每日里在夹道掺弓演箭,我何曾杀了人与谁通奸”,愤激自辩;当见到雷大人在堂,则恢复了“小生”口吻自叙身世、陈辩事实,语气稍显缓和。另一次是在《知府判断》一场,当雷正堂命二姑摸人认凶,“上吕唱”则表现出被提上堂来的吕学担心动刑披冤的神态,接下来两次“吕介”,一是期望二姑不要攀诬错认,发话关切犹疑;二是责骂武志狗才害人,出语掷地有声,尤其是随后的“吕唱”——“见狗奴恨不得举拳便打,你杀人害得我好受刑法,论理来你狗奴要问杀刚,方知我吕三官肺腑心花”,对武志行凶栽赃事恨恨不平,显出定要审出虚实、洗刷冤屈的坚决。当雷正堂要断配二姑与他时,其又恢复了“生”之应答。与吕学的身份突转不大一样,此剧在处置两条复线主干人物雷上京和马俊时,则是在开头或某些段落点出人物角色,而在更多的场合径将人物置换角色登场,出现行当递换和人物声口断续。如雷上京在《凤仪祝寿》一场第一次出现,即以职位“官”上场,自言开封府正堂,此后要么以“官”断案,要么以“雷”问审,在马俊口里,他是雷知府,在武志口中他是雷老大爷,在百姓眼中他是雷正堂。按角色形象,应该将其归入老生一角,但全剧却未给这个人物行当定位。显然,如果置其在老生这一角色系列里,与叔父、车凤仪同角,轻重是难以措置的。马俊作为第二条复线的主干人物,在《吕举进监》一场登台,身份只是“四大王”之一,其他大王随后都“众”角色,只有马俊,标明“马”,直陈其姓以示玉蚌蝶身份特别。此后在马俊下山、马俊要剑等重场戏中,这个人物始终都是以“马”自我亮相。在其粗豪爽快、雷厉风行的剑侠个性之外,飞檐走壁、偷窥梦话、套问案底、稳住凶犯、周旋正堂、问剑助勘的种种行事作为,倒多了几分精细审慎、智巧灵隽与诙谐风趣,其声口、眉眼、动作在生、丑、净之间递转变换,显然比将其归入净行表演要生动得多。

其次,整个故事的脉络起伏与关目排场的空间延展,还有赖于丑旦和丑角人物动作线的跌宕

与悬置。如三官遇艳的情事铺排,因为有了丑旦戏冯氏偷情、薛婆验贞的映带,而显出风情摇曳、意韵骀荡。如开场引子叙武孝廉吕三官立志考中武榜光耀门庭,在去校场操演途中邂逅美艳女子车二姑,为之动容,盘桓中苦于无法表达心迹。车二姑见到相貌堂堂的英雄汉,也顿生爱慕之情。这一场两下生情的旖旎故事在花园门首刚刚拉开帷幕,“眼送情手在比又把头点”,惊艳互赏、打量试探、羞怯躲闪、眉眼传情,俊生倩女之间初次相遇的复杂心理状态,却被东门外开站房、看惯偷情手段的寡妇冯氏曲解为邀约私会。当吕学遇艳的主线故事在此被悬置,武志冒闯、二姑错认、冯氏偷情、大姑留宿等复线故事却接二连三地不断排比关目、推衍情节:耍钱好赌的伍志听母亲说道此事,冒名来会二姑。二姑误会门外人为吕学而翌日邀约,武志误会床上人为吕学而起意杀人;撞破母亲与王和尚偷情的武志临时起意带剑再闯车家,金辉安夫妇因酒醉而偶然留宿小房,所有这些巧合与跌宕最终酿成错杀凶案,似乎将故事引向了公案的另一路;但当二姑受审、吕学对质,才又续上才子佳人的主线故事。在《大审二姑》一场,当二姑错中错招认吕学时,雷正堂传薛婆附耳低语,要将二姑女儿身验贞。让“恨薛婆做的事实在不堪”的二姑没想到的是,雷正堂正是想通过此举查明吕学二姑之间只有邂逅而无私会“奸情”,才好替这一对才子佳人洗刷罪名。这看似节外生枝的尴尬之举,实是主线故事草蛇灰线般的隐伏。而金辉安夫妇、郎七赵大、王和尚王乡约三组丑角过场戏的空间延展,不仅将主线故事有意味地悬置、延宕,而且提携了排场风趣和戏剧性。如金辉安夫妇的丑旦过场戏份设置别有意味。第十二场《马俊下山》金辉安夫妇鬼魂扮丑旦上场,作为这一场故事的引子,是为引出武志杀人不祥、见鬼心慌的张皇。而土地爷婆先后从前门和后门挡住武志出门赌博的去路,则巧妙地借鬼魂的力量和禁戒,限制了武志的行动,让他只能躺在床上白日梦呓,从而让马俊得以从旁窥见武志不意抖落的实情,如此,方与第四场《过车家庄》金辉安夫妇以丑旦出场为岳父上寿对唱过场戏的有意悬置,形成了遥遥呼应;并以三匣剑为引线顺藤摸瓜,引得武志供出凶案,为下场马俊官衙索剑作了铺垫,显出两处丑旦过场戏的排场落脚。第四场《过车家庄》的后半部分,武志行凶落荒而逃,发现错杀而仓促带出的两颗人头无处支消,遂起意投在南关打饼炉内、去害仇家郎七。不想人头却被捡炭赵大搂出,两下私了

不成,赵大被郎七诱埋义冢坑。不是南瓜、不是冬瓜,而是“带毛”的人头,将两个丑角扭结在一起,一个不明就里,害怕栽赃陷害,讨口无心;一个狠心锄打,担心祸事惹身,有意灭口。由此,故事牵出一案两凶。而第三场《冯氏剪花》以冯氏偷情辅线故事开场。武志回家,撞破了原本认作干儿子的王和尚竟与干妈同窗歇卧,王和尚情急之下跳墙逃走。母亲的偷情触发了武志的欲望之火,才促发了武志再闯车家带剑求欢的行事动机。在《武志杀奸》一场,王乡约先是因不肯配合调查案情,被差役打板子,后又因油嘴滑舌闹官堂、不肯“搭就尸场”而被强行叉出。这两段丑角戏作为引子,一落一起,方衬托出了清官详验的重要关目——雷正堂会解民情、实地勘断的办案情节。

最后,此剧的叙事趣味,还体现在通过特定道具形成的排场复沓与场阙绾合上。构成故事要素的两个重要的道具——三匣剑的失得与人头的失得,勾连起民间、江湖与庙堂三种场阙,将活动在这一场阙中的小民、侠盗、官役聚合在一起。三匣剑这一道具,起初在主线故事上并未显现其重要性。当武志带剑再闯车家时,虽武志有言“不免把马大爷三匣剑带起”,对宝剑的来龙去脉有所交代,但它也仅仅是赌徒恶棍的一件防身之物而已。当武志用剑杀人、落剑逃亡时,宝剑又变成了一件遗失在作案现场的凶器。从防身到行凶,器用的突变,使宝剑不但成了不祥、血腥和杀戮的代码,而且就此隐匿搁置,在随后的六场戏里没有再出现。直到第十一场,郝鸾为修缮中军帐倒柱而问剑伐木,逼出当年曾因打抱不平大闹曾春园、劫法场救孙配、斩杀祥符县令、落草为寇的侠客玉蝴蝶马俊下山寻剑,才又引出武志家寄剑、开封府要剑的话头;而宝剑的真正身价与来路方才于此揭晓,三匣剑乃司马仙翁赐予郝鸾的宝物,龙泉、朱虎、赞禄,各个锋利无比、削铁如泥。从武志杀人的凶器、雷正堂审案的物证,到仙人遗世的宝物,马俊行侠的兵器,宝剑几经易主;随着道具的复现、隐匿、失得,案情最终水落石出。民间、江湖、庙堂的不同故事场阙被巧妙无垠地绾合在一起,从而使回旋在儿女、英雄、士宦人群之间的戏剧排场产生了沓转的张力。而戏剧中的另一道具——人头的失复,时而与宝剑一同隐没,时而又牵出故事在市井延伸地带的另一层波澜——武志斩头、郎七埋头与赵正寻子。作为底层游民的武志不务正业,嫖赌成性,终日游手好闲,不择手段寻找一切可以钻营得利的机会,也包括对美色的垂涎和占有。当他冒名

翻墙入二姑闺房,见床上二人同眠,以为是三官先他而来偷情,一怒之下就挥剑砍了二人头颅;接着又临时起意设计陷害仇人。当被他慌乱中带出的两颗人头,被捡炭赵大于打饼炉内检出,作为道具的人头,以这样的方式怪谲地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不仅揭示了站房游民的贪淫无赖,而且意外牵连出更为驳杂的市井真实——原本与人头案无关的小商贩郎七,先是为了自保避祸,不顾其中蹊跷,与赵大讨价还价企图私了。面对乞丐的纠缠和索要无度,郎七终于暴露了市井匪气,在去南关义冢地埋头时趁机将赵大推埋坑下。在此,人头案两命变成三命,一凶变成两凶。这不仅直接造成了雷正堂暗地寻访人头不果,而且又翻出赵正因失踪儿子托梦告冤、上堂告状侄子杀叔一案。直至郎七到案起出两头一尸,连环套叠的案中案才真相大白。武志斩头与郎七埋头,是关于民间社会书写的重要关目,通以过恶棍贪淫杀人、小贩避祸杀人、乞丐捡炭殒命,展示了底层生活图景的混杂无序、肆无忌惮的人欲乱象,以及市井人性触目惊心的恶浊与阴暗。

由风月姻缘的阴差阳错,牵出人头凶案和清官断狱;得益于侠客的智取,盗寇与清官以“信言”易剑的交易,一案两凶三命的悬疑最终得到开解。由此看来,此剧是通过主线与两条复线的交错互见,以角色递换、排场延宕,道具复现,贯穿起连环往复的场景示现,在减弱戏曲代言的多重功能的同时,着眼于故事的内在套层,巧妙地完成了人物与故事在江湖、庙堂与民间的游走和转向。

### 三、剑侠除恶与禁戏防邪

此剧在姻缘故事的主线之外,有清官断狱与剑客行侠两条辅线。有意思的是,辅线上的故事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展开的过程,显然出现了“戏份”的不平衡和倒置意味的“代偿”。

在庙堂这一条线上,此剧塑造了一位颇富亲民色彩的清官雷上京。开封府接到行典车凤仪报案而审狱收剑,命王乡约搭救尸场,带件作起轿去验尸,询邻里勘问案情,设技巧审出口供,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精心审案、勤政有为的地方官长。尤其是雷正堂还善于掂量世习人情,洞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行事动机,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猜出待嫁二姑与人有私、凶手起意误杀之细节,并采取了验贞、对质、摸人等非同寻常的审案策略,来赏识才子、怜爱佳人,回护被冤屈的“嫌犯”,智斗顽凶,

惩治无赖,并断配姻缘,资助武孝廉考中状元,扶助了地方正义。但庙堂之上的清廉与一个人上下奔走、内外交困的“孤独”,却难抵江湖社会的风生水起,庙堂的清政远比不上江湖的侠行。

在江湖这一条线上,此剧自第十一场始,排场为之一变,叙写和塑造了一干以马俊为代表的生龙活虎的英雄侠客。郝鸾因父亲郝春曾为明廷股肱、为奸臣所害而四处流落,得遇司马仙翁赐龙泉、朱虎、赞禄(三匣)三把宝剑,为焦代王接上铁球山为王,并与太岁头鲍刚、玉面孙配、云先常让、玉蝴蝶马俊拜坛结义。描绘这一幅聚义英雄的群像图,是为了烘托焦点人物——玉蝴蝶马俊的出场。当年曾因打抱不平大闹曾春园、劫法场救孙配、怒杀祥符县令、落草为寇的玉蝴蝶马俊,因郝鸾伐木修中帐倒柱,问剑之去处,不得已下山寻找三匣剑。从这一段倒叙中,我们已经领略到一位曾经沧海、扶良救弱、敢做敢当、性情快爽的侠客的江湖辉煌。及至马俊找到寄剑的伍志店中,不仅于月黑风高夜潜行街巷,而且能使轻功大白日“遁形”,飞檐走壁中听到伍志因金辉安夫妇鬼魂索命而梦话杀人,套问之间方知伍志杀人实情,宝剑已为雷正堂收缴入库,遂设计稳住伍志,奔县衙会雷正堂,揭明案底收回宝剑,这数场戏的敷演,才显出玉蝴蝶惯走江湖、善于审时度势、足智多谋、更深于周旋权变的机警敏捷。

当然,故事饶有兴味的地方,远不止此。当马俊不请自来,闯入官衙,匿于梁间,正思量疑案难决的雷正堂听到响动,深恐当初因祥符命案拿住又逃脱的马俊“刺客夜发”、又来寻衅滋事,未曾料到马俊开口与正堂对话,却道明索剑之意,并供出了疑案真凶伍志。至此,飞檐走壁的刺客为夺剑而来,却意外变身为侠客,不是与官府分庭抗礼,而成为官府解决纠纷、料理刑事所依赖的重要力量。而清官断案遭遇死结,衙役唯诺,顽民刁蛮、凶案连发,势恶难治,不得不仰仗昔日“盗寇”的另类侦破、独行侠的暗访取证提供信息、解难释疑。刺客作案——侠客智识的动作转换,清官追凶——“盗匪”送凶的明暗纠合,世俗政权虚弱无力与江湖世界强势张大的倒置与代偿,不仅完成了公案向侠义借力、侠义向公案合轨的故事结局,而且表现出英雄侠客性格的丰富面相和精神生活的完整性。

此剧是“三匣剑”故事书写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它的独特,不仅在其以角色声口、排场情节、道具运用上呈现的叙事表达之巧妙,更在其内容旨趣上所寄托的民间趣味和江湖精神。正是因为戏

剧编演活动中渲染江湖世界对政事刑法的介入,独行侠的行事取则对于世俗政治与伦理格局的冲决与悖逆,使得此剧引起了地方社会的关注,成为早期川剧被地方政府严厉禁毁的一种剧目。光绪末年崇庆知州柴作舟曾察报四川总督奏章曰:“敬禀者,窃维盗贼为四民主害,故捕诛首贵从严。治法有一得之愚,冀推行乃能尽善。卑州夙称盗藪,掳掠频仍,藐官玩法,毫无忌惮,固由教养无术,亦缘姑息而成。团保稽查既虚应故事,兵差缉捕又视同具文。而开盗之智者,有邪说诸书,坐盗之源者,有赌博等事,销盗赃而张盗胆者,则有小押当铺,启盗萌而藏盗迹,增盗党而益盗焰者,则又莫如烟馆与演戏为最。以故盗风日炽,民困难苏。卑职今春调任斯邑,访悉情形,当即整窃团保,讲求缉捕,倍赏必罚,以劝以惩,拿获首要多名,悉论如法。顾急则治标,在诛戮之不宥缓,而图本贵防杜之维严。一面出示严禁买卖邪术诸书及赌博、小押当、烟馆、演戏等事,以冀盗氛稍缉,去杀胜贼。而其所以必禁此类之故,敢为我宪台亲缕陈之。缘邪说如《水浒》《三匣剑》《绿牡丹》等书,所言皆好勇斗狠,犯上作乱之事,茶馆所讲评书亦无非比类等事。读者,听者尤而效之,遂自目无法纪,故开盗智,即今之拳匪,亦此等书有以惑之也……”<sup>[7](P777)</sup>崇庆州,清末属四川成都府路,但距成都较远,如此偏远一隅演戏活动尚如此活跃,可见成都一府民间演剧之盛炽。

我们从后来四川总督岑春煊发布的政令中,可以看到对这一奏议的回覆,以及随即展开的查禁说唱评书、小说戏曲的行动:“缘邪说如《水浒》《三匣剑》《绿牡丹》等书,所言皆好勇斗狠、犯上作乱之事;茶馆所讲评书亦无非此等事。读者、听者尤而效之,遂自目无法纪,故开盗智;即今之拳匪,亦此等书有以惑之也……至于治盗而禁及演戏,似属迂阔,言谈不近情理。不知川省戏价本贱,无论城乡会戏一开,经旬累月,百里内之来观者盈千累百,良匪混杂,皆以看戏为名,兵差无从稽查,团保亦难盘诘,盗匪成群,结党混迹其间,同谋不法,比比皆是。其盗藪州县,则戏场内匪类糜集,刀枪林立,更无人敢于过问。因此而匪党日多,匪风日炽,其传染迄无休息,以故戏场近处,或城或乡之被抢劫被捉赎者不知凡几!至若观戏者废时失业,有碍生计,演唱淫戏败坏风俗,犹其害之尤大者耳。”<sup>[7](P777)</sup>从清末铺及京畿以及江南、江北的戏曲扮演活动遭到禁毁的情形看,四川成都评书说唱、民间演戏活动被禁,并非只是在上官员偶一为之

的行为。在统治者看来,民间演剧总是与匪盗、赌博、失业、动乱、民变等社会群体性事件相伴生,甚至就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导火索、发酵素。观演戏曲邀集人众、藏污纳垢,滋生刑案、扰害风俗,是一种官方无法掌控的文化丛林地带,因而成为官方禁毁民间文化的矢的。需要注意的是,牵连四川义和拳教案和“拳匪”作乱,的确是《三匣剑》遭到禁毁的特殊背景。

双红堂藏本《三匣剑铁球山》是清末四川唱本64册中抄本独特、本事稀见的一种。此剧以风月姻缘为主线,以清官断狱与剑客行侠为复线,通过角色突转、关目措置、道具复现等手法,形成了民间、庙堂、江湖三线互动的人物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叙事趣味,声张民间正义、宣示江湖精神、倡扬权力下移,呈现出浓郁的川戏风味和地方民俗色彩。考察这一域外流播的早期川剧稀见剧目,也同时是清末牵连教案而遭到地方政府禁毁的禁戏,对于了解清末地方戏创演活动及四川社会风俗民情具

有极高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黄仕忠.双红堂文库藏清末四川“唱本”目录[J].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48册,2005,(2).
- [2] 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四川省志·出版志(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3] 刘效民.四川坊刻曲本考略[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 [4] 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等.川剧剧目辞典[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
- [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第92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 [6]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 [7]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戴庆瑄]